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系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方寸光華

吳長沙

台燈下，我翻著書，「沙沙沙」聲飄蕩在耳畔，明亮的燈光照在書頁上，不由得讓我想起舊時的燈。那搖曳、溫潤的光，卻充滿前行的力量。

一方小小書齋，白日盛滿陽光，暮色漫過窗櫺，周遭寂靜，驛站油燈閃亮登場。灰黑的燈盞，滿滿的燈油，一根燈芯挑起跳躍的火苗。方寸光亮，罩在案頭書卷，筆墨茶硯都浸在淡淡的暖黃裡。窗外是無邊的夜色，窗內是讀書的快樂。陸游詩雲「青燈有味是兒時」，這滋味，便是燈下獨有的意趣。燈火跳躍，紙上的文字追逐光影在晃動著。讀到引人入勝處，燈影嬌媚動人；內心苦悶時，燈火垂下眼簾，似乎讀懂你的心事。一盞孤燈，陪伴多少世人，走過風雨。

古人苦尋燈火，珍惜燈火下的每一寸光陰。囊螢映雪、鑿壁偷光，寒門學子苦苦追尋一線微光，不肯放下書卷；夜雨孤燈，名士展卷閒讀，於燈火之中獨享與天地對話的安寧。燈火不止照明，是每一個追夢者的理想火把。它探尋方向，承受悲歡，收放心事。

燈下有壯志難酬的喟嘆，亦有家國浮沉的感慨。深夜燈火之下，醉後的辛棄疾抽出寶劍，在燈影裡細細打量。燈前回想軍營征戰往事，夢醒之後萬事成空，於是寫下《破陣子》，滿是有志難伸的喟嘆；杜甫身陷戰亂，於孤燈搖曳的夜晚，他遙念分隔遠方的妻兒，寫下《月夜》。一盞殘燈，映出骨肉離散的苦楚，也照見山河破碎、王朝由盛轉衰的動蕩，滿是家國飄搖的感慨。

古人的燈火藏著家國的悲歡離合，而我童年生活的一盞煤油燈藏著小家的牽掛。年少寄居農村外婆家，逢到停電的夜晚，老屋便墜入沉沉黑暗。外婆擦一根火柴，幽微的火苗騰起，點亮燈盞。昏黃的光圈不大，僅僅罩住木桌一隅。我伏在燈下寫作業，外婆坐在一旁縫補衣物。燈煙飄起，燈花偶爾「噼啪」聲，穿透夜的寂靜。外婆針線穿過的布料細碎的聲響，猶如美妙的旋律跳躍在我的心頭。

晚風送來縷縷桂香，柔和的煤油燈映照我們彼此的臉龐。燈影幢幢，飄不散外婆的專注。柔黃的煤油燈，柔軟了我整個童年。後來老屋通了亮堂的電，白熾燈把屋子照得透亮。再後來外婆離去，那盞煤油燈被收進木箱，蒙上灰塵。可每當想起老屋的夜晚，心底漾開的暖意，依舊來自那跳動的一點燈火。

如今城市燈火通明，通宵達旦，閃爍的光亮讓人撲朔迷離。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光明，不再苦於古人讀書缺少光亮，缺少了古人燈下的那份沉靜。強光之下，信息遍地，手機不時響起，心飄蕩遠方，雲游網絡，失去燈下讀書的那份恬靜。通透的燈光，迷失的內心，煩躁不安無處安放。古人守一燈如豆，有限的光只能照見眼前書卷，雜念自然收斂。微光之下，世界簡淨，人得以專注當下。亮堂的led燈之下，捧起一本書，每天讀點內容，也能照亮自己悸動的心。

窗外萬家燈火璀璨，人間不缺光明。只是我們偶爾需要記得，不必追逐萬丈光華。守住心中那一點不滅微光，便是最好的燈火。

簷下立冬

廖慶國

風擦過簷角，忽然就帶上了清冽的勁兒。日頭還亮堂堂的，曬著整個院子，但落在身上，卻沒了先前的燥熱。

台階前梧桐葉「簌簌」往下落，像鋪了一地碎金似的，抬頭才恍然，唉，原來是立冬了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裡說：「立，建始也；冬，終也，萬物收藏也。」節氣還分了三候：水始冰，地始凍，雉入大水為蜃。想來北方水面該凝起薄冰了，南方卻還裹在「十月小陽春」裡，風清清爽爽的，日頭也暖，吹在臉上干爽得很，半點沒有隆冬的刺骨勁兒。

田埂邊的柿樹，葉子早落了一大半，虯曲的枝椏上挑著幾顆紅透的柿子，像忘了收的小燈籠，引得山雀蹦上蹦下地覓食兒。抬頭看，菜地裡落了薄霜的菜反倒更精神兒，矮壯的白菜正慢慢卷心，青白的菜幫飽滿得很，往旁邊瞥去，蘿卜頂著一叢墨綠的纓子在風裡晃來晃去，老一輩人常說「冰冰響，蘿卜長」，天越冷，它反倒越憋著氣兒可勁兒長。初冬的麥苗鋪了一層淺淺的新綠，霜粒沾在葉尖，太陽一曬就化成了細碎的水珠，順著麥稈滲進土裡，根就扎得更深更穩。

古人過立冬，宮裡有郊祀豐收的儀禮，民間更多的是圍爐閒坐的清趣。李白寫：「凍筆新詩懶寫，寒爐美酒時溫。」天寒地凍的，筆墨都凝了，索性就著爐火把酒溫了又溫，醉眼朦朧裡，把滿階月光錯看成了積雪，疏疏懶懶的，倒有幾分自在。宋人錢時寫霜菊，道「惟有黃花不負秋」。霜風掃落滿階紅葉，籬邊的菊還挺著，一點黃燦燦的顏色，就這樣把秋末的底色給撐住了。東坡先生說得更妙：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」原來這看似蕭瑟的初冬，藏著一年裡最沉實、最通透的光景。

尋常人家到了這時節，就慢慢收拾起秋收的余頭。曬好的谷物歸了倉，蘿卜青菜醃進陶壇，屋簷下漸漸掛起風干的菜蔬、臘味。

白天趁著天晴犁地積肥、修修田埂，夜裡便早早掩了柴門，就著一盞昏黃的燈閒話家常。日子慢下來，像溫在爐邊的水汽，冒著細碎又安穩的暖意。

現在想來，立冬從來就不是結束，而是收藏。把一年的辛勞收進屋裡頭，把浮躁的心事沉進歲月。風漸緊，霜漸濃，只要簷下有燈，爐上有湯，便是冬日最初，也最動人的光景。

秋意濃濃菊花香

覃慧瑕

菊花，不似牡丹那般富麗，也沒有蘭花那般名貴。可每年秋天來臨，我總要養一些菊花。因為我知道，菊花迎霜獨立，是文人孤標傲世的精神象征。蘇軾有「菊殘猶有傲霜枝」之贊，元稹有「此花開盡更無花」之嘆，韓琦有「且看黃花晚節香」之志。所以，秋意濃濃，菊花更香，文人的情趣則一覽無遺。

文人猶愛以菊名志，以此比擬自己高潔的情操堅貞。屈原由衷贊美過菊：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屈原因愛國忠貞而遭發配，卻矢志不移，其心可比日月。他對菊的贊美，也是因對其自身氣節的堅持。而菊花又是陶淵明一生的寫照，他喜愛菊花，認為菊花品格高尚，不奉迎風雅，敢於傲雪凌霜。即使是殘菊，也挺立不落，依然含香露放。陶淵明用菊花的清雅倔強，來操守自己的君子之節。那幅東籬采菊的肖像寫意，成了一句千年絕唱，一種徹悟人生真諦的神情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率真的本性。



菊花開放時，正是秋高蟹肥的季節，舊時一般文人，往往要邀一二知友，邊看菊邊吃蟹。紅菊，紅的熱情奔放；白菊，白的純潔神聖；黃菊，黃的溫和光明。即使菊花混色，也是白中帶紫，黃中透紅，她笑傲霜天，高潔無畏的品質，讓人領略到不畏艱難，百折不撓的執著風范。作家周瘦鵑在《秋菊有佳色》中說，古人詩文中，也常有重陽賞菊的記載。

然而事實上，每年逢到重陽節，往往無菊可賞，總要延遲到十月。蘇軾就曾經說，嶺南氣候不常，他原以為菊花開時即重陽，因此在海南種菊九畹，不料到了仲冬才開放，於是只得挨到十一月五日，方置酒宴客，補作「重九會」。

菊花有一種自然的吸引力，讓人不由自主地親近它，朋友一般的親切，用心諦聽，或許能聽到花瓣從容開放的聲音。小說家張恨水就得到了菊花的靈氣。張恨水常在菊花叢中散步，構思小說，以致友人們都說：「張恨水的作品得花之靈氣。」每當一部作品問世，張恨水總愛到花市買幾盆菊花或山上采野花，可見他對菊花一往情深。而另一位作家林語堂，則對菊花的香味有著獨特的感受。林語堂談到菊花時說，當許多花草或曇花一現，或色損香消的時候，菊花則含苞吐蕊，菲然獨秀，給濃濃的深秋裝點出迷人的色彩。

菊花是適秋而放的花蕾，慷慨獨悲歌，強悍為劍氣。作家任崇喜在《生命如菊》中說，在春夏冬三季裡，菊積極地孕育、生長，並非消極地等待著一種浪漫的實現，等待春去春又回。所以自古以來，文人是落魄者多。

正如菊花只有開在寒霜雨露裡，開在鄉野阡陌上，才顯出其傲岸的氣質來。而在古代話傳說中，菊花又被賦予了吉祥、長壽的含義，如菊花和喜鵲組合表示舉家歡樂，菊花與松樹組合表示益壽延年等，則更增加了文人對它們的喜愛。

由此看來，文人愛賞菊，愛的是菊花那種不同流合污、傲世獨立的氣節，所以蘇軾說：「荷花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」這正是菊花的可貴品格。菊花遇到了文人，便有了君子之德，隱士之風，志士之節。

「四緣」織就華商網 如何成為亞太合作「軟基建」？

——專訪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/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陳奕平

中新社廣州11月14日電　2026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11月在深圳舉行。當談到APEC「互聯互通」時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，在亞太，其實早就存在一張基於親緣、地緣、業緣和文緣的民間網絡。由海外華商織就的這張綿延數百年的網絡，與APEC等現代區域合作機制之間是什麼關係？它能否成為亞太合作的「軟基建」？中新社「東西問」近日就此專訪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/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陳奕平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您如何理解海外華商基於親緣、地緣、業緣和文緣形成的民間網絡與APEC合作機制之間的關係？

陳奕平：亞太經合組織（APEC）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將在深圳召開，這是繼2001年上海、2014年北京之後，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。

APEC的初衷是「相互依存，共同利益，堅持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和減少區域貿易壁壘」，其核心精神體現為開放、漸進、自願、協商、發展和互利。隨著冷戰結束，全球化、貿易投資自由化與區域集團化成為潮流，國家和非國家力量都是重要的推動力量。

國家行為體在推動互聯互通、合作共贏和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同時，數千萬華僑華人基於親緣、地緣、業緣和文緣構建起堅韌而長久的跨國網絡，憑藉其獨特的資源和跨文化優勢，很早就成為亞太區域合作的參與者和受益者。

可以說，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、互補互強、協同共治的關係。

中新社記者：從明清時期的下南洋、僑批水客，到改革開放後的華商投資，再到今天的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，這張網絡的形態發生了什麼根本性變化？

陳奕平：近代以來，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來自企業和商人。中國人有記載的移居海外歷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。下南洋、走夷方等是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向外移民潮流。

日本著名經濟史學家濱下武志曾運用歷史解釋方法，分析16世紀以來東亞區域體系與世界經濟的演化關係，把「華商」放進一張跨海域、超國家的亞洲經濟網中去理解。

從明清時期的下南洋、僑批水客，到改革開放後的華商投資，再到今天的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，華商網絡確實經歷了巨大變化，體現在信任基礎、網絡結構、時空範圍和參與主體等方面。

在信任基礎方面，華商網絡從僑批時代的個體、宗族等熟人社會信任，轉變為商貿時代的合同、銀行、法律和商會等制度化信任，再發展到數字時代的平台算法、支付擔保和區塊鏈溯源等數字化信任。

在網絡結構方面，華商網絡從僑批水客「一條線」，發展為華商投資以宗族、同鄉會為節點的關係輻射結構，再發展到跨境電商多向、扁平、自組織的數字生態系統。

從時空範圍看，華商網絡從僑批水客的局部性區域，發展為華商投資的多區域乃至全球佈局，再拓展到數字時代的網絡空間和網絡一實體的連接。

從參與主體看，華商網絡經歷了從專業精英到普通個體的拓展：過去多為敢於冒險的勞工、專業水客、大商人參與，現在普通人也可以聯通世界，開網店盈利。

但要看到，變的始終是「形態」，不變的是「內核」。這張網絡一直以「緣」為紐帶、以信用為基石、以互利為動力，也一直承擔著連接中國與所在國、連接亞太與世界的橋樑功能。信任的生產方式在變，但信任本身始終是這個網絡最核心的資產。

中新社記者：APEC設有工商咨詢理事會（ABAC）作為工商界參與APEC的正式渠道，像華商網絡這樣自發形成的民間商業網絡，與ABAC這類官方框架內的機制之間應該形成怎樣的關係？

陳奕平：APEC工商咨詢理事會（ABAC）成立於1995年，是工商界參與APEC合作的主要渠道。理事會由各成員選派的三名工商界代表組成，主席由當年APEC會議東道主擔任。　ABAC的主要任務是向領導人、部長、高官直接提交政策建議報告，每年與領導人面對面對話。

如果說ABAC是「被授權」的正式機構，華商網絡則是制度外的民間自發溝通機制，前者側重政策建言，後者側重信息溝通與項目落地，二者可以形成互補。

比如，ABAC中國代表在調研時主動走訪僑商組織；2026年僑交會（華人華僑產業交易會）舉辦了11場主題商務洽談，實現產業精準對接；華商群體把共性訴求通過貿促會、工商聯等樞紐轉遞給ABAC等等。

更重要的是，亞太各國的華商利用數百年積累的信用網絡，推動亞太政策倡議落地，成為交流合作和共同體建設的實踐者。

APEC「開放的地區主義」理念強調以自願和單邊行動推進自由化，在開放而非封閉的框架中實現共同繁榮，而華商網絡恰恰是在沒有正式制度安排的情況下，以民間自發的方式實現了資本、商品、信息和人員的跨境流動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它確實可以被稱為「開放的地區主義」的民間版本，是亞太合作的「軟基建」。

中新社記者：中國企業在「走出去」的過程中，海外華商常常扮演「引路人」的角色，這種作用在APEC框架下有沒有可能被機制化？在地緣博弈加劇的背景下，華商網絡如何保持它的「橋樑」本色？

陳奕平：「引路人」的角色完全可以被機制化。中國企業出海，海外華商提供的本地市場信息、法律稅務咨詢、人脈渠道和文化翻譯，實質上是在降低制度距離與文化距離帶來的交易成本。這種作用可以從個案經驗轉化為公共產品：在APEC框架下建立華商參與區域合作的常態化對接機制，例如，把僑交會、華商峰會等運行成熟的平台納入APEC配套活動體系。

訃告

蘇陳淑蓮
（南安市杏塘蘇厝村）
逝世於十一月十二日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
SANCTUARIUM　213--orchid)靈堂
出殯於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三時

王許碧霞
（晉江市金井丙洲村）
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
SANCTUARIUM 212--HYACINTH)靈堂
出殯於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八時

黃雷祝華
（南安市詩山鎮宮下）
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
sanctuarium 312 - helenium 靈堂
出殯於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

葉志成
（南安埔後）
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
巴示殯儀館二樓A座靈堂
出殯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

莊志榮捐 世青菲律濱聯會福利

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濱聯會訊：本會秘書長莊志榮令先慈，莊府王太夫人諡烏蓮義老伯母（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）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時零三分，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八十有五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

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飾終令典，極盡哀榮，其哲嗣志榮賢昆玉，幼秉承先人庭訓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孝思純篤，熱心社會公益，守制期間，仍不忘公益慈善，特獻捐菲幣伍萬元，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葉志成逝世

和記-巴示訊：僑商葉志成老先生（原籍南安埔後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四時逝世，享壽八十有八高齡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二樓A座靈堂 ，爰訂十一月二十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十一時出殯，在巴示殯儀館火化堂荼毗，將安奉於普濟禪寺靈福殿。

王芳勳遺孀逝世

旅菲瀛洲同鄉會訊：本會故理事長王芳勳令德配，王衙許太夫人諡碧霞（晉江金井鎮汚洲村引后火燒份），亦即僑商王名佑，名潤，嘉影，嘉沓，嘉琪，嘉晴，嘉茜，嘉妮，嘉絲，嘉汝賢昆玉令先慈，不幸於二０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六分，壽終於崇仁醫院，享年九十有四高齡。

寶婺星沉，與世長辭，軫悼同深，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-HYACINTH靈堂，擇訂十一月十九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八時出殯，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藉表哀思。